

现在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喝个酒，都会往空调屋里一坐，优哉游哉。那么在古代，炎热的夏季，人们宴饮时，是怎么防暑降温的呢？

大热天古人如何相聚



我们知道，早在先秦时代，我国的集市上就有了饮食店，《鹖冠子·世兵》说：“伊尹酒保，太公屠牛。”《古史考》也说：“屠牛于朝歌，卖饮于孟津。”与此同时，我国也有了冬日取坚冰藏之，供夏季取用的做法，冰当然是古人宴饮时的主要降温原料。如今考古发现的东周凌室遗址和北魏时的冰殿遗址，都是这方面的明证。其中的冰殿遗址就是在洛阳魏故城西北部的一座夯土台上发现的，它就是北魏帝王避暑宴饮的最佳场所，这也为古人开的大酒店和家庭宴饮，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。

当然，能在冰殿上吃饭的，肯定不是一般老百姓，除了帝王之外，就是那些手握重权的大臣了。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，唐代杨国忠子弟“每至伏中取大冰，使匠琢为山，周围

于宴席间。座客虽酒酣，而各有寒色，亦有挟纊者”。就是还有穿着棉衣赴宴的，当时的降温水平就可想而知了。

冰在古代，毕竟是一种奢侈品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享受的。夏季宴饮时降温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，其中搭建凉棚也不失是一种实用有效的方法。还是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上说的，“长安富家子刘逸、李闲、卫旷，家世富豪，而好待士，每至数伏中，各于林亭内植画柱，以锦结为凉棚，设坐具，召长安名妓闲坐，递请为避暑会，人皆羡慕”。更有甚者，还有设水室洞房的，就像《消夏部》上说的，“鱼胡恩有洞房，四壁爽安玻璃板，中贮江水及萍藻诸色鱼蟹，号鱼藻洞”。

这有点巧设佳境，改善饮食环境，让人有心静自然凉的味道。这在古代的酒店中也是普遍运用的。据《东京

梦华录》和《梦梁录》记载，不论是汴京还是临安，酒楼食店的装修都极其考究，大门有彩画，门内设彩幕，店中插四时花卉，挂名人字画，这个时候再增设上降温的冰盆，会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清凉感觉。

还有，就是在炎热的夏天，古人也多采用进凉食用凉物的举措。据《清异录·饌馐门》记载，唐敬宗宫廷中有一种“清风饭”，“用水晶饭、龙睛粉、龙脑末、牛酪浆调，事毕，入金提缸，垂入冰池，待其冷透供进。唯大暑方作”。这么高级的凉食，也只有皇亲国戚才能吃得起。《云仙杂记》中也说：“房寿六月召客，坐簾竹簟，凭狐文几，编香藤为俎，剝椰子为杯，捣莲花制碧芳酒。调羊酪造含风鲊，皆凉物也。”

至于用凉物，就是运用科学的手

段，达到防暑降温的目的。在《杜阳杂编》中就曾说到同昌公主宴客时的奇特方法。公主有一天在广化里宴请宾客，尽管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，可由于天气太热，客人们都难以下咽。这时公主让人取来澄水帛，以水蘸之，挂于南轩，冷得满座人都想多穿点衣服。那薄如蝉翼，轻细透亮的澄水帛上浸的就是龙涎，古人说的龙涎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制龙香的一种鲸的分泌物，它有防暑降温的功效。

古人宴饮时最常用的工具当然还是扇子。这个被称为“摇风”或“凉友”的降温宝贝，既可自扇也可让美人站在旁边代扇，达到“扇不清凉人自凉”的最佳效果，省电又环保。为了节省人力，汉代丁缓还发明了“叶轮拨风”的纳凉工具。据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长安巧匠丁缓做七轮扇，大皆径丈，相连续，一人运之，“满堂寒颤”。

到了唐代，出现了绿色环保的“空调房”——凉屋。凉屋依水而建，利用水车的原理将凉气送入宴饮的室内；还有的干脆将水送到屋顶，制成人工水帘，让宴饮的屋子形成一个自然的水帘洞，人们一下子凉爽起来。

明代人每逢夏天，还在厅堂中挖几口井，然后盖上镂空的铁盖子，铺上垫子，坐在上面宴饮。这种方法不但简单而且环保，一家人坐在上面吃饭，既清爽无比，又其乐融融。

不论何时何地，人们在夏天宴饮时为了防暑降温，都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，总之，活人不能让尿憋死。翻开历史看看，历朝历代的防暑降温措施，都曾效果显著，风行一时。

摘自《北京晚报》

■史海钩沉

“呵呵”是苏东坡发明的吗？



有网友撰文，声称网络流行语“呵呵”最早起源于苏东坡，并举出三通书信为证。其一，《与鲜于子骏》：“近却颇作小词，虽无柳七郎风味，亦自是一家。呵呵。”其二，《与文与可》：“不尔，不惟到处乱画，题云与可笔，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匹也。呵呵。”其三，《答陈季常》：“一枕无碍睡，辄亦得之耳。公无多奈我何，呵呵。”

写作本文之前，我查了一下互联网，发现这篇帖子被疯狂转载，网上铺天盖地，到处都是。我只能很遗憾地说，该网友实属孤陋寡闻，“呵呵”一词的发明权根本不属于苏东坡，即使用在书信中也并非苏东坡首创。

“呵呵”最早见于史料，出自《晋书·石季龙载记》。十六国时期，后赵皇帝石虎的太子石宣妒忌弟弟石韬得宠，派遣刺客杀了石韬。临葬前，石宣“乘素车，从千人，临韬丧，不哭，直言‘呵呵’，使举衾看尸，大笑而去”。既然是“大笑而去”，“呵呵”当然就是笑声。后赵乃羯族所建，因此“呵呵”本来是胡人之间流行的一种笑声。

入唐后，唐王室本来就有胡人血

统，加之采取兼容并蓄的国策，遂成就了辉煌的大唐盛世，“呵呵”这种胡人的笑声也顺理成章传入中原。《全唐诗》中“呵呵”一词凡三见。寒山《诗三百三首之五十六》：“含笑乐呵呵，啼哭受殃抉。”韦庄《天仙子》：“醺醺酒气麝兰和，惊睡觉，笑呵呵，长道人生能几何。”还是韦庄的《菩萨蛮》：“遇酒且呵呵，人生能几何。”这些用法足足比苏东坡早了两百到六百多年，苏东坡哪里配拥有“呵呵”的知识产权呢！

查原帖，帖名为《“呵呵”一词用之书信始于苏东坡》，以上四例都非用于书信，不过即使如此，“呵呵”用之于书信也并非源自苏东坡。早在苏东坡出生前三年（苏东坡出生于1037年），欧阳修就开始在书信中“呵呵”了。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，欧阳修在《与王几道书》中写道：“某顿首白几道先辈足下：段氏家人至，蒙示书及诗，并子聪、圣俞书与诗。后于东山处又见诗，何其勤而周也。圣俞得诗



《晚笑堂竹庄画传》之欧阳修像，清乾隆八年(1743年)刊本

大喜，自谓党助渐炽，又得一豪者，然微有饥态。几道未尝为此诗，落意便尔清远，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穷，何不戒也。呵呵。”

苏东坡刚刚三岁时，欧阳修又在《与梅圣俞书》中“呵呵”了：“孙书注说，日夕渴见，已经奏御，敢借示否？蒙索乱道，恰来尽，呵呵。”苏东坡八岁时，欧阳修在《与梅圣俞书》中依然如故：“铭文不烦见督，不久纳上，只为须索要好者，恐未尽尔。呵呵。”这时候的苏东坡还在跟着父亲

读书，哪里就学会“呵呵”了？

有宋一代，“呵呵”一词非常流行，尤其是名人的书信中常常使用，虽然赶不上今天的QQ和微信聊天中的使用频率，手指一动就可以“呵呵”，不过“呵呵”起源之早，出乎人们的想象。人们经常有一个误解，认为今天使用的大多数流行语都是现代的专利，其实不然，古人口中早就说着跟我们一样的话了，“呵呵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。呵呵！

摘自《北京日报》许晖/文